

东坡知登州故事 ④

苏轼：登州三阕

吴忠波

古人填词，一首谓之一“阕”。

元丰八年(1085)夏秋间，苏轼知登州从接令至赴任，心境不免起伏，顺时豪情“左牵黄，右擎苍”，逆时自勉“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由贬转升，安知祸福？此间，苏轼这种情愫浇开《蝶恋花》，喜得三阕，恰似其心路跌宕的三重刻度——为他自己，也为后人提供了参照。

一、常州宜兴：云水溪畔的归隐

元丰八年三月，神宗驾崩，朝廷起用旧党。其时，苏轼“已买田阳羨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七《答贾耘老》），“买得宜兴一小庄”，《菩萨蛮》云：“买田阳羨吾将老，从来只为溪山好。”他二月获准到常州居住，四月自南都回常州宜兴，打算做个田舍翁。

就在六月间，一纸邸报像湖面击水，打破了平静。《苏轼年谱》卷二十四载：“戊戌（六日），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、知登州。”

突如其来的任命让苏轼郁闷、犹豫、权衡，他提笔跟自己对话，于是有了第一阕词。王文浩《集成总案》卷二五载：“初闻起知登州，公将行，有怀荆溪，作《蝶恋花》词。”

《蝶恋花·述怀》如下：

云水萦回溪上路。叠叠青山，环绕溪东注。月白沙汀翘宿鹭。更无一点尘来处。

溪叟相看私自语。底事区区，苦要为官去。尊酒不空田百亩，归来分取闲中趣。

上片是理想生活的全景图。云水悠悠徘徊，绕着溪水打转。青山层层环抱，是合拢的姿态。月光洒在白沙洲上，几只白鹭蜷颈而栖，天地纤尘不染。这像他画在心里的一幅画，还没住热乎，就有人来敲门催他上路。

下片闯进一个“溪叟”，压低声音问：何苦非要去做官？“底事区区，苦要为官去”——一个“苦”字，语气就重了。“区区”尤其刺耳，这是苏轼借溪叟的嘴在自问，不遮，不掩。明明知道苦，为什么还要重卷官场那个大染缸？

黄州五年磨出的旷达，终于露出了底牌，他本不想再扛。结尾那句“归来分取闲中趣”，更像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：等我辞官回来，再来分享这悠闲、自在。

二、楚州淮上：秋风万里的无眠夜

苏轼还是上路了，朝廷任命，不走不行。他沿运河北上，九月下旬到

达楚州。“自六月被命，今始至淮上”。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七十一）凛冽秋风，自北方平原长驱直下；河面巨浪，涌起，摔下，碎成白沫；船帆尽收，码头上聚满了滞留的旅客。

苏轼回到客舍，寒意从窗门缝钻进来，烛火摇曳，人影晃动上墙。风急、夜冷，他独自抱衾、辗转反侧。听风呼啸，檐角铜铃叮当乱撞，更漏声一滴一滴。

他睡不着，想起了黄州，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”（《前赤壁赋》），何等通透，超然。可此刻，没有清风明月，只有北风怒号。他哭着爬起来，铺开纸，写下第二阕词《蝶恋花·昨夜秋风来万里》：

昨夜秋风来万里。月上屏帏，冷透人衣袂。有客抱衾愁不寐。那堪玉漏长如岁。

羁舍留连归计未。梦断魂销，一枕相思泪。衣带渐宽无别意。新书报我添憔悴。

“秋风来万里”，空间感拉至极远，好似天地间就剩他一个人。“冷透人衣袂”，寒意透衣，直抵肌肤，深夜孤寂凄清。“羁舍留连归计未”，困在驿馆里，前路渺茫，进退两难。

更扎心的是“衣带渐宽无别意，新书报我添憔悴”。柳永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心甘为红颜消瘦。苏轼之所以瘦了，是为这仕途命运，无法自主。苏词句式照单全收耆卿（柳永同题字），意思却是反着的——别人相思一个词，兴奋；苏轼转运却是一个字，愁。

词中“新书”，正是朝廷的任命邸报，即知登州的命令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中册“编年”释：“除礼部郎中的诏书外，当即词中‘新书报我’之‘新书’”，则有待商榷。因此职九月十八日授书，直到十月二十日，苏轼方在蓬莱得见。而他九月下旬到楚州，又怎能收到朝廷刚颁的任职令呢？

暴风阻途，三日不止。老朋友蔡允元携酒登船，赶来饯行。“允元眷眷不忍归，而仆迟回不发，意甚愿来日复风”。（《苏轼》卷七十一），苏轼竟说“希望风明天继续刮”的话——风不停便不必走，那些未知的前路，也不用去面对。

船中宾客调侃他，他笑而不语，自嘲、迷惘、贪恋。数月前在常州还能调侃自问，此刻只有痛苦，外放替代了内敛，追问也变成了承受。

三、涟水故地：倦客尘埃的洗涤处

风稍敛，舟船继续沿淮河北上，进入涟水军。已入深秋，残荷听雨，这里住着故人赵晦之。

赵晦之名昶（曾任东武令、高邮令、滕州知州），早年与苏轼相识，久

已致仕归隐。他的居所名“真君堂”，取道家清静无为之义。一位仕途倦客，一位乡间隐士，两人相对而坐，滋味在酒里，更在酒外。

苏轼铺纸研墨，写下第三阕词《蝶恋花·过涟水军赠赵晦之》：

自古涟漪佳绝地。绕郭荷花，欲把吴兴比。倦客尘埃何处洗。真君堂下寒泉水。

左海门前酤酒市。夜半潮来，月下孤舟起。倾盖相逢拚一醉。双凫飞去人千里。

开篇极尽赞美“欲把吴兴比”，吴兴即浙江湖州，以苕溪风光和荷花闻名天下。一句夸赞之后，“倦客尘埃何处洗”陡然拉回现实。

“倦客”两个字，背后是二十年间数万里辗转奔波。这浑身沾满仕途的尘土、世情的泥泞，到哪里洗掉？赵晦之早已洗净，一身清爽。苏轼呢，弯下腰去，只是用寒泉洗了一把脸，便坐下来跟故人对饮。

下片意象更丰。“左海门前酤酒市”，涟水城左海门前，鱼市酒肆，河鲜吆喝、酒坛碰撞、灶间炊烟，铺陈着人间烟火的繁华。这与“真君堂下寒泉水”对照，苏轼站在两者之间，看得很清，但由不得自己选。

“夜半潮来，月下孤舟”。潮水涨起来了，月色之下，一只小舟独自浮在水中央。化用《庄子·列御寇》“泛若不系之舟”——表层是旅人所乘，深处为一颗灵魂，告别安稳、准备迎接风浪。

“倾盖相逢拚一醉”，一个“拚”字，道尽此夜的豪情与无奈——明知聚散匆匆，只能以大醉来抵抗离别。最终“双凫飞去人千里”，用东汉王乔乘双凫赴朝的典故，暗喻自己赴任。语气不再挣扎，也不追问。既然注定要飞的，那就飞吧。

四、伏起述怀：从“苦要为官”到“双凫飞去”

苏轼知登州一途，三阕词绘就心灵曲线。

常州宜兴，是抗拒，是矛盾，像个磨蹭的孩子：“我真的要去吗？能不去吗？”楚州淮上，是迷惘煎熬，已无调侃之力，只剩下承受。涟水故地，是无言的接受，坦然上路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词中核心意象，完全对应心态的变化：“白鹭”——月白沙汀之上，蜷颈而栖，安静等待，理想中的归宿。“孤客”——抱衾不寐，被命运晾在异乡的客舍里，冷透衣袂，承受现实的煎熬。“扁舟”——月下独荡，双凫飞去，接受之后的上路。

经历乌台大难、黄州沉浮，登州这一“起”至为关键，是苏轼东山再起的第一块跳板。他元丰八年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任知州，仅五天后，二十

日即接到朝廷召还诰命。十二月除起居舍人，次年三月除中书舍人，九月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（《苏轼年谱》卷二十四、二十五），短短数月间便成朝中重臣。

试问，假如没有登州这轻轻一跃，怎么会有后来京城的苏学士、苏大官人。

五、《蝶恋花》词：文学的心灵密码

《蝶恋花》，原名《鹊踏枝》，唐教坊曲。入宋后，著名词人、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（约984年—约1053年），对此调有定型之功。双调六十字，上下片各四仄韵，仄声韵发音短促压抑，天然契合郁结难言的心境。句式以七言为主，穿插四言和五言，长短错落，富于变化。

苏轼一生留词三百二十余首，《蝶恋花》写了十六首，使用频率远不及《浣溪沙》和《减字木兰花》。但恰恰是赴登州的这三阕，构成了三部曲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正编中，这一词三阕是全部九首《蝶恋花》词牌中，唯一以“联章”形态出现的组合。

用三“联章”来自述心曲的，苏轼是独一份。这全因：仕隐矛盾情感沉重，单首词已盛放不下；联章却可以从容展开——告别、上路、途中，三个分镜头，一部心灵纪录片。

苏轼词牌选得恰好。《江城子》太硬，小令太轻，《蝶恋花》落在两者之间——以婉约之体，载沉郁之思。柳永写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，为红颜消瘦；苏轼写“衣带渐宽”“添憔悴”，瘦了是为无法自主的命运。

苏轼写江山社稷，婉约词的形式没变，格局上上了一层。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，把词从“词人之词”推向“士大夫之词”。

世人皆知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然而登州途中三阕，苏轼是向外看的，“大江”变“小溪”，目光收了回来；“怀古”成“述怀”，不再急于给人生下宏大结论。这种真诚不加粉饰，在宋词中极为珍贵。

元丰八年之后，苏轼再没有对“蝶恋花”词牌如此密集地抒写过心路。此后他无论高居庙堂或再跌低谷，那种“在路上”的悬置感、彻夜无眠的焦灼，也未如此集中地爆发。

后世论苏词，常以“大江东去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为精神风标，但登州三阕告诉我们：当某个人，遇到跟苏轼一样的犹豫、沮丧，问“底事区区，苦要为官去”时，此词注定是最好的共情。

学界将此后的1085至1093年称为苏轼人生与精神的“回旋与沉淀”期，其情感主调呈现出一种“成熟的复杂性”（谢博德《博德书屋》）。